

秋水雁翎

云中子 著



第二十一章 秘谷遇险

白玉莲苦笑道说道：“这三个字的意思，就是叫你回头看一看花花世界，再向前一步，就无死所了！”

姬红雁同烟波女侠闻听此言，毛骨悚然地，打了一个寒颤。

姬红雁噤若寒蝉般地默然多时，才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纵死何惧？”

一言未落，身形暴起，唰的一掌，朝着石碑劈了下去。白玉莲一看，心中大骇，拦阻不及，只听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，谷口之内，如万马奔腾一般，一阵擂鼓似的响声过后，蓦地显出一条人影，一看原来是秦岭双魔中的魔影大师，只见他带着一副傲然无物的神态，桀声怪笑地说道：“原来是你们三位！老尼姑同老花子头，正打得不可开交，你们上前去劝一劝吧！”

姬红雁闻言，勃然大怒，腾身暴射，唰的一掌盖下去。

魔影大师侧身闪过，狞笑着说：“鬼丫头不要发横，来到神秘谷，你已成釜底游鱼，道爷不须亲自动手，你也难以闯出罗网，有胆量，你就请进来！”

说着，翻身疾掠，一纵而去。

姬红雁毫无惧意，紧接着魔影大师的衣袂，娇躯一拧射进了谷口。

白玉莲、烟波女侠，一前一后，带着裂石分云的划空厉啸，紧随其后。

姬红雁闯入谷口之后，一转眼，顿然失去了魔影大师的踪影，不禁怵然一震，抬头向四下一望，但见两旁陡壁插天，绿荫如盖，阴森昏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两面峭壁之上，现出奇形异状，狰狞怖人，阴影霎时天旋地转，阴风扑人，掷地狂风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。

姬红雁正在心惊胆颤，魂飞掀摇之际，猛听耳旁一声桀桀怪笑，说道：“该死的贱婢！休走，接招。”

忽然一阵劲风从石壁上推出来。

姬红雁听那说话的声音正是括苍子，霍地一震，急忙跨步横掠，翻身招架时，身后又是一阵轻风扑过来。

霎时前后左右，四面八方，袂声厉啸，掌风贯身，只闻人声，不见人影，把一个姬红雁卷在惊涛骇浪之中，就如失舵的孤舟一般，颠来簸去，仓皇不暇。

白玉莲一步跨进谷口，只觉眼前一阵漆黑，向前看不见姬红雁，向后看不见烟波女侠，只觉四下鬼影憧憧，劲风飘袂，豪笑震天，狂飙卷地，心中大骇，她因服过华山之宝玉狐丹，秉赋迥异于常人，连忙定一定神，将功力凝聚双目，仔细观看时，见前面一条模糊的人影东扑西跌，状似疯狂，早已看出那是姬红雁。心头一凛，玉腕一翻，锵一声，将华山魄光拔了出来，宝剑出鞘，立刻有一道冷森森的寒光如昏夜中的闪电一般，将姬红雁和烟波女侠从迷惘中惊醒过来。

姬红雁一步掠到白玉莲的怀中，惊骇失声地说道：“莲

姊！这狭谷之地到处都是群魔的呼喝之声，黑暗之中，又看不见人影，却有猛烈袭人的掌风，四面八方地扑了过来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

白玉莲微然一笑，说道：“雁妹！这些伎俩，都是由于这道狭谷天然的构造神奇，所以才发生了这些幻象，你只要气定神闲，从容不迫地应付，便可以知道它惊人之处在哪里！因为练功之人，最忌气浮，中气一动，疑从心生，便被他们的幻象所迷惑。这神秘谷，既称神秘，就千奇百怪，无所不包，希望妹妹用以不变应万变的镇定功夫，去应付它，可惜我这华山魄光虽然锋芒犀利，有切金断玉之功，究竟不如潜龙、诛孽，神物通灵……”

正在说话之间，猛听烟波女侠颤声叫道：“二位姊姊你听……”

白玉莲凝神一听，忽听掌声连连，气吁呼呼，激杀恶斗之声，盈耳不绝，不禁蓦地一凛，恍然说道：“我料这动手之人，定然少不了神尼同丐侠二位前辈！”

姬红雁听了，猛地省悟，说道：“刚才魔影贼道说二位老人家正打得不可开交，大概与我们是同样的光景，莲姊，快！”

说着，三个人手挽手儿，藉着华山魄光的一线锋芒之光，在劲风环扑下，小心翼翼地循声找去。路径高低不平，一步三扑的，走出了约有半里之远的光景，忽听前面掌劲破风之声凌厉如啸，声声喘吁的冷笑忽高忽低一起一落，细辨那声音正是江南丐侠陶乐。

白玉莲迫不及待地撒开姬红雁的手儿，一步掠到近前，藉着闪闪剑光一看，但见两拉老人家，如出柙的猛虎一般，

拼死地激斗在一起，那酈小倩早已萎顿在地，面如死灰。

白玉莲一看，心中大骇，纵步前欺，左手执剑，右掌立劈，娇喝一声：“老前辈们还不住手？”

神尼同丐侠猛听喝声，就如霹雳贯顶一样，霍地一惊，从迷惘中震醒过来，二人愕然一怔地暴退了半步，彼此相视了一眼，神尼诧异地问道：“括苍老魔哪里去了？”

丐侠气喘如牛般地，赧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一阵子大乘掌法，可把我老花子……”

“老乞丐，接招！”

丐侠一句话未曾说完，凌厉掌风又从身后扑过来。听那说话的声音俨然就是括苍子，但只闻有声，不见人影。

丐侠侧身闪过，那掌风推到神尼的身边来，神尼暴退了一步，恍然大悟地说道：“我们在黑影里，拼死拼活的，激斗了半天，原来是互相残杀！”

她说着，困惑地向四下看了一眼，这时姬红雁已来到了近前，一头撞进神尼怀中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神尼正惊心甫定，心绪如麻的时候，气忿忿把她向外一推，厉声叱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，你还顾得哭？”

接着，回头对白玉莲说道：“白姑娘，你有宝剑在手，头前带路，先闯过这段地狱似的黑暗狭道，再作道理。我简直被这阵子狞声怪笑，扑朔迷离的景象，搅糊涂了，大家拉起手来，任凭魔头们怎么喊叫，千万莫要还手！”

丐侠拉起酈小倩，一行六人，手挽手儿，跌跌撞撞的，拼命地向前狂奔。

许久，才望见前面透出一丝绯红色的光亮，神尼嘘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只要闯过这道狭长的谷口，到了宽敞辽阔的地

方，眼目能视，进退自如，就不怕群魔的鬼蜮伎俩了……”

丐侠听了，回头望了望，道：“恐怕未必吧！若果遇不上郑君秋少侠，就只凭一个括苍子，也尽够我们应付的了……”

他说着，一眼看见姬红雁身后的烟波女侠，诧异地问道：“这位绿衣姑娘，她是谁？”

这时谷中光线虽然昏暗，对面已能看清人影，神尼闻言停住身形，回头向姬红雁问道：“你身后是谁？”

姬红雁流着眼泪，先把烟波女侠向二老引见过了，然后就将在龙门岩，遇上烟波女侠，郑君秋坠江的消息说了出来。

大藏神尼，闻听郑君秋在龙岩坠江，不亚如万丈悬崖失足一般，身形晃了两晃，几乎昏了过去。

呆了半天，才泪眼婆娑地向着丐侠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老施主！这一番不但空劳跋涉，恐怕要埋骨蛮荒了！我等如此年纪，死不足惜，可惜几个孩子，也跟着丧身异域，怎不叫人伤心？”

丐侠强颜安慰着，说道：“我想少侠吉人自有天相，决不会遭遇到这等惨死，万一不幸，我等已深入重地，决无返顾之理！还是打起精神来，与群魔拼死一战！如果侥幸获胜，破了神秘谷，得回潜龙剑，然后再打听少侠的下落，是否罹难？假设这时我们二老把持不定，锐气一挫，更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神尼听了，这才默默地略一颌首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大袖一挥，大家仍复鼓勇前进。

片刻之间，已出了喇叭形的谷口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谷口

外面，正下着粉红色的漫天大雾，虽然有些光亮，仍然三步之外，视线模糊，路径难辨，神尼呆了呆说道：“我们简直进入迷魂阵了！又不见群魔露面，这样几时才有个结果呢……”

一言未落，猛听姬红雁尖声叫道：“师父你听！这是什么声音……”

就在众人怵然一震的工夫，四下猿啼虎啸，纷至沓来，陡听前面黑鸦鸦的高山上一阵衣袂破风的厉啸，划天而过，白玉莲见众人个个面目失色，彷徨无主，不禁忿然作色，说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待晚辈当先！”

说着，娇躯一纵，如大雁凌空似的，冒着重雾，直向山顶上掠去，神尼一把未曾抓住，她已如惊鸿般地淹没在红雾之中。

神尼一看，心中大骇，连忙对丐侠说道：“白姑娘轻身涉险，定遭不测，我们赶快去救！”

这句话刚刚落下，猛见劈空飞来一条人影，带着尖锐的呼声，一步抢到了众人的面前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四下一闪，抬头看时，原来是白龙仙子。

姬红雁乍见白龙仙子，吓得浑身一颤，娇躯陡转，旋风般地掩在了神尼背后，颤声叫道：“师父！她……怎……么……又……活……了？”

神尼虽不知白龙仙子被括苍子震毙之事，但乍然一见也有些愕然，这时就见白龙仙子，神色慌张地，一步纵到神尼跟前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快快救我！郑少侠疯了，他……要……”

姬红雁听说郑君秋落江未死，心中又喜又惊，一把抄住

白龙仙子的皓腕，急急地问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在……哪里？”

白龙仙子回头指着前面的高山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就在这座山头上面。”

姬红雁听了，双肩微晃，就要纵步掠起。白龙仙子一把将她抱住，颤巍巍地说道：“姑娘！千万莫要前去。他……他……已经疯了。你看！他把我胸前的衣襟都撕破了！”

姬红雁望着白龙仙子半露的胸，惊愕地倒退了一步，半晌说不上话来。

神尼、丐侠，俱都凛然变色。

白龙仙子一手掩在胸前，娇羞满面地说道：“这并不懂他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，他无意中饮了山下的泉水，不知怎地，忽然变成一只疯狂野兽似的，急呼呼扑到我的身上来，我起初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？后来我才知道他……”

白龙仙子说到此处，一张粉脸只红到耳根，羞得半晌抬不起头来。

神尼、丐侠并听此言，俱都毛骨悚然地凛凛一颤。

姬红雁和郾小倩早已吓得花容失色地躲地自己师父的身后去。

等了多时，并不见郑君秋追来，神尼不由动了疑心，用冷森森的眸光瞅了白龙仙子一眼，冷峻地问道：“姑娘你在哪里遇上郑少侠的？”

白龙仙子一看神尼颜色，知道她疑心自己说话不实，心藏诡计，只得含着两泡眼泪把救郑君秋的过程说了出来。

原来郑君秋纵上龙门岩铁索桥的时候，在朦胧晓雾茫茫烟云中，见桥那端驰骤如飞地飘来一条倩影，竟是死在太

崑山的白龙仙子，一时难辨是人是鬼，心中一颤，双腿一软，大叫一声，翻身跌了下去。

这时白龙仙子，早已看出对面来人，正是自己芳心萦念，朝夕相思的郑君秋，惊喜不已如一道星丸似的，随着泻了下去。未等郑君秋身着水面，粉臂轻舒，疾如闪电，喳的一声，将他揽入怀中，接着丹田提气，轻轻飘落江面之上，用登萍涉水的轻功，不消三五个纵跃，射上了毒龙江的西岸。

因为白龙仙子乃千丈蛇神所生，秉赋与常人不同，所以毒龙江的江水虽毒，对她是毫发难伤。

郑君秋惊恐欲绝地从白龙仙子的怀抱中苏醒时，犹自疑神疑鬼，恐怖万状，身形一挺，将白龙仙子震退了两三步，翻身落地之后，接着暴退了半步，颤声问道：“你……是……人……还是……”

白龙仙子见他如此形状，不禁又好气又好笑，幽怨地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纵然我是鬼，也不会伤害你！”

郑君秋这才定一定神，向前挪了半步，诧异地端详了多时，见她如花的容颜仍然依旧，才放下心来，黯然地拉起了她的一只玉手，抚摸着，说道：“我只道今生今世再也难得与你见面了，不料上天保佑，使姑娘绝处逢生，真是谢天谢地！”

白龙仙子见他情词恳切，芳心稍慰，上前偎近了一步，悲凄凄地说道：“只要你知道，我是为你而死，纵然死了，我也甘心瞑目了！”

说着，两串珍珠似的眼泪，顺着绯红的桃面滚下来。

郑君秋一手抱在她的腰际，用鼻尖嗅着她的秀发，黯然神伤地回忆着当时情景，徐徐说道：“当时我见大悲寺灰烬

无余，你与独孤大侠俱都带伤而死，大藏神尼同我师父生死存亡下落不明。一时急怒交加，悲痛欲绝，贸然冲下了太白山，我只知道你暴骨荒山，不知后来是谁挽救了你的性命？”

白龙仙子哀伤地伏在他的胸前，呜咽着说道：“只怪自己痴情，自从摩天塔下与你见面之后，一颗心就是放不下来，后来在华山虎踞堡受了令妹一顿奚落，心灰意冷，痛不欲生，当我正待返回天王庙的时候，恰巧遇到西天摩尼率领群魔到太白山寻仇。我眼见濮阳前辈落涧身死，大藏神尼失手被擒，群魔纵火焚烧大悲寺的时候，我被师父括苍子发现，他一言未发，陡出一掌，将我震昏在潜龙峰下，当我神思昏迷之际，我发现睡在你的怀中，那时我真是……”

她说到这里，横眸看了他一眼。

郑君秋说道：“你恨我？”

她摇摇头道：“不！我感觉死得非常快乐，我再度昏厥之后，不知经过多久，悠然醒来的时候，见面前蹲着一位干枯瘦小，尖嘴削腮遍身白毛的老人，他用一双寒芒四射的目光瞅着我，待了许久，才霍然一跃，呐呐自语地说道：“想不到，这浑然玉璞，天生奇才，竟在这里发现！”接着，他就问起我的姓名来历，因何受伤而死，我通通告诉了他。

后来，他自称是仙猿老人，在无意中救了我的性命，因缺少一味药引，来野人山雪找百药仙师苍冉讨来药引，才得将我救活。他一再劝我，随他隐遁世外，炼长生不老之术，我一心牵挂着你，不愿当时答应，他才教了我一套太阴掌法，飘然而去，临行之时，他告诉我说：“你的天赋奇绝，可惜一点灵犀被情缘蒙蔽，武功造诣也不到火候，我走之后，你可到毒龙江对岸，烟霞宫去托蛮荒女王沙摩琼珠，她是你的师

姊，叫她指点你一些剑法。但等你情缘已满，回头是岸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来找你，但是你千万记住，你的秉赋与常人不同，莫贪念儿女之爱，否则，不但害人，而且误己！”他老人家说罢之后，飘然而去。我正想到烟霞宫，去找师姊蛮荒女王的时候，在铁索桥上遇见了你，这可真是天缘巧合！”

郑君秋听她叙罢前情，才知道江湖怪侠业已落涧身死，伤感了一阵之后，也将来野人山误投烟霞宫的情节说了一遍。

白龙仙子听说潜龙剑得而复失，芳心一震，说道：“这口神剑当初就应当效法令师祖，将它永埋泉壤，免受克制，如今既然落于仇人之手，若不追回，怎能心安？我是再生之身，与括苍子前情已绝，我师姊蛮荒女王既与百药仙师苍冉有旧，难免受他蛊惑，与你作对，若能把她拉了过来，对我们破神秘谷，不无帮助！我同你一道前往，你看如何？”

郑君秋听了，剑眉一耸，说道：“你同我前去，有些照应，自无不可，至于你那位师姊……”

他面有难色地摇了摇头。

白龙仙子哧地一笑，道：“那位烟波女侠不是对你说过吗？她本不是一个下流的女人，只是受了百药仙师蛊惑罢了。再者，你已经是我的……”

郑君秋闻听此言，冷冷一颤。

但一看白龙仙子水灵灵的秋波之中，放射着火一般的情焰，他的心溶化了，他不忍再去刺伤她的心，只得含情地答应着。

白龙仙子故意用话试探他，见他并无不愉之色，心中暗暗欢喜。

二人商量已定，便鹤鹑蝶蝶地扑奔神秘谷而来。

他们并未打算从回头望谷口进入，乃从一线天悬崖上翻了上来，当他翻过红头峰的时候，见山脚下面有一个深邃的洞口，一股浓郁似麝，芳醇若酒的泉水，从洞口之中，潺潺地流出来。

郑君秋正感口渴似焦，便松开白龙仙子的玉手，说道：“你且等一等，让我喝口泉水。”

白龙仙子也没有料到，这样清澈泉水中，会含有剧毒，所以并未拦挡。

郑君秋俯地牛饮了三四口，感觉泉水入人口之后，芳香无比，有些像在烟霞宫中饮过的玉壶春色一般，不禁心中一动，便停止不饮。

白龙仙子正在望着由山缝中，冒出来的粉红烟雾，一缕一缕，袅袅上升，感到怪异的时候，冷不防，郑君秋呼的一声，从身后将自己抱了个满怀。她一颗芳心乍惊还喜地回头一笑时，陡见他星目透火，玉面含赤，把滚热的面颊偎到她的腮上来。

白龙仙子一看，只吓得心惊胆裂，花容失色，纤腕一翻，扣住他的脉门，嘭地一掌，将他推了出去。

接着，娇躯一挺，“长虹卧波”，哧的一声，划出了丈余，一翻身，从插天高峰上泻了下来。

郑君秋这时神志已迷，如蹕山猛虎似的一跃挺起，正在张目四望时，陡见一条倩影从斜刺里带着又娇又脆，又惊又喜，银铃般的呼声扑过来道：“秋弟是你！”

一个软玉般的胴体飞也似的的投到怀中来。

来的正是白玉莲。

郑君秋正在五内如焚，二目昏花，迷惘朦胧之间，忽听一个娇滴滴的声音扑到怀中来，他也并未看清是谁，双手紧抱，按翻在地，如饿虎扑羊般地把她压在了身子下面。

白玉莲见郑君秋真是惊喜若狂，眼泪迸泻，一步扑到他的怀中，正想缠绵拥抱细语温存时，不料他两臂如钩，紧紧环抱，一个硕健如牛的体躯，如泰山般地压下来，她仍然奋力挣着喊叫，当一领尼纳被他强力的右手撕破时，她力尽声嘶地昏了过去。

她在娇啼婉转，痛楚呻吟中，疲惫地醒来时，见面前站着一个云髻高耸，玄衣赤面的美艳少女，用狠毒的眼光盯住她，恨恨地吐了她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不要脸的小尼姑！”

说着，挟起昏睡的郑君秋一纵而去。

白玉莲仍想爬起身来，上前抢救，但下体如割，呻吟一声，又昏了过去。

恍惚间，听得林外一阵清脆的笑声霎时渺然。

白玉莲在郑君秋的暴力摧残下，再度苏醒时，见身边站着大藏神尼、酈小倩、烟波女侠，还有白龙仙子，老丐侠回头向外，姬红雁正含着两泡摇摇欲坠的泪珠，替她整理着撕破的衣裤。

她一见众人，羞痛欲绝，恨不能有道地缝钻了下去，一把拉起姬红雁的玉手，放开声地哭起来。

姬红雁扶着她的身子，让她坐起来，她把脸埋在她的怀中，呜咽着说道：“雁妹！我……从……今……以后……怎……样做人……”

姬红雁见她哭得如梨花带雨似的，也不禁潸然泪下。

神尼向前劝解着说道：“姑娘不必如此，少侠并非故意

做此寡廉鲜耻之事，你也不是有意做此桑间濮上之行，男女之情，虽圣贤亦所难免，何必过悲？况且你与他姊弟情深，两心相印，已非一日，只因两派之间怨嫌难解，难成连理，如今既成事实，你正可蓄发还俗，与少侠偕老白头，双飞双栖，别人羡慕唯恐不及，哪个肯来笑你？这些姑娘之中，除雁儿与他伦常有关，酈姑娘伤心别抱以外，哪个不……”

神尼说到此处，忍不住掩口葫芦。那烟波女侠和白龙仙子闻听此言，只羞得面红过耳，别过头去。

白玉莲听神尼如此一说，悲心稍抑，姬红雁这才抚着她的肩胛，悄声问道：“我哥哥哪里去了？万一他醒过来，羞愧难当，发生了意外，叫我们……”

白玉莲悲泣着说道：“他被一个玄衣高髻，长眉细目的窈窕女郎挟持而去，可惜我当时浑身娇弱无力，欲救不能，只有……”

烟波女侠听了，霍地一凛，猝然问道：“那是不是一个长条身材，腰系紫色汗巾，背后插一口粉红剑鞘的宝剑，银剑柄绿穗头，带着翡翠耳环的绝色少女？眼睛有些冷艳逼人？”

白玉莲低声说道：“正是，我听树林外边的笑声，仿佛不止她一个人。”

姬红雁霍地省悟，回头向烟波女侠问道：“莫非是蛮荒女王沙摩琼珠？”

烟波女侠面目变色地说道：“不是她是谁？如果少侠落在她的手中，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！”

神尼听了，心弦一紧，骇然问道：“难道她会把他送交百药仙师？”

烟波女侠紧聚着眉头，摇摇头道：“原先她是如此答应

过百药仙师，后来她忽然改变了主意，企图用色相迷恋少侠，看样子像是……”

烟波女侠说到这里脸上浮起一阵红潮，用衣袂掩口不语地横睨了神尼一眼。

神尼心里明白，默忖多时，徐徐说道：“若果蛮荒女王对少侠起了爱惜之心，大概短期之内还不致伤害他的性命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目视江南丐侠，问道：“以老施主之见，我们是先到烟霞宫，救出郑少侠，然后再探神秘谷？还是先在这里，看出个头绪，然后再去救郑少侠呢？”

江南丐侠听了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两件事情看来都不容易，究竟哪先哪后？老朽并无定见，我们来到神秘谷，是盲人瞎马，任意乱闯，并无成竹在胸。莫说百药仙师、西天摩尼、括苍子之流，武功高出我们百倍之上，就是像眼前情形一样，把我们引进谷口之后，任我们的本领施展，想望见对方的影子都不可能，我们能找到什么头绪？”

神尼低头无语多时，喟然一叹，道：“那么我们先去烟霞宫怎样？”

丐侠说道：“这位姑娘说过，那蛮荒女王也不是无能之辈，我们到了那里，是准备凭双方功力，分个高低上下？还是先礼后兵，把她说服呢？”

这时白龙仙子忍不住趋前一步，喜孜孜地说道：“这位烟霞宫主，晚辈虽然未曾见过，但她也是仙猿老人的门徒，与晚辈是同门姊妹。我们到了烟霞宫之后，众人先在外面等候，待晚辈先行进去，探探她的意向，如果她肯助我们一臂之力，破神秘谷就易如反掌了……”

她的话还未曾说完，只听树林外边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想的倒很容易，就恐怕你们逃不出神秘谷！”

众人闻言，霍地一凛。

大藏神尼把大袖一挥，正要飞身腾纵时，忽觉浑身酸麻，两腿发软，踉跄一步，栽了下去。

江南丐侠刚说了一声：“老神尼！你……”

忽觉天旋地转，两眼昏花，呼地一声，栽了下去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姬红雁、白玉莲、酈小倩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萎顿在地。

只有白龙仙子呆若木鸡似地望着众人发怔时，猛听身后衣袂厉啸之声，疾回头，一看竟是括苍子，不由心中大骇。

那括苍子猛见白龙仙子，也是愕然一怔，退了半步，狞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原来你这个贱丫头，还不曾死呀？”

说着，腾身暴纵，五指箕张，呼的一掌，朝着白龙仙子的当顶盖下来。

白龙仙子娇躯半旋，向外横跨了半步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不要以大压小，仗势欺人，你在太白山用蛇信掌将我打死，如今我是再世为人，前情已绝，如若你不知自爱，莫怪姑娘翻脸无情！”

括苍子闻言哈哈大笑，骂道：“你这个该死的贱婢！你有多大耐，敢用大话前来吓我？休走，接招！”

一言未落，左掌“野渡横舟”，右掌“漫天飞雨”，带着撼山震地，裂石分云的劲风狂飙扑了过来。

白龙仙子刚受了仙猿老人的太阴掌法，怯心未除，不敢硬接，只得旋步拧身，让开来式，纤掌一翻，向括苍子的身后推去。

括苍子哪里会把她看在眼里？八步龙卷风带着横裂山河，气卷八荒的威力，凌厉地扑下时，陡见白龙仙子娇躯一闪，竟在掌下滑了出去，“噢”的一声，尚未出口，猛觉一阵阴寒刺骨的劲风背后袭来，心中大骇，翻身不及，疾拔猛射，一步掠出丈余，凶光熠熠地，瞪了白龙仙子一眼，惊讶地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贱婢，是跟谁学来的太阴掌法？”

白龙仙子出乎意外地一掌震住了括苍子，心中又惊又喜，小嘴绷得紧紧地，并不答话，双掌一错，迅如闪电般地欺了上来。

括苍子接住来式，二人激斗在一起。

不大的工夫，来往就有百十个照面，初出茅庐的白龙仙子，竟使震慑武林的神州三绝括苍子，无法越雷池一步，老魔不禁又羞又急，白龙仙子眼角留神，向四下一看，猛见西天摩尼同魔影大师一东一西，疾射而来，不由心中打了一个寒颤，暗暗忖道：“一个括苍子，时间久了，也不是他的敌手，再加上西天摩尼，和魔影大师，若不趁机脱逃，霎时性命难保，但自己一走，大藏神尼等五个人的性命就完了。”

想到这里，心中暗暗焦急。

西天摩尼一看括苍子竟胜不过白龙仙子，不禁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请收起你的蛇信掌，看贫尼的七星夺命剑！”

括苍子身形向外刚刚掠起，三道寒光连成一条银线，唰的一声，直奔白龙仙子的面门射来。

白龙仙子玉手如风，纤腕一翻，抄住了第一口，粉颈微斜，第二口在鬓边，划去了一缕青丝，哎呀二字脱口不及，第三口夺命七星，已迫到了咽喉，眼看就要穿颈溅血，眨眼横尸的时候，蓦地人影一闪，锵一声，将暗器震落在地，一条钢